

周星/主编

电视散文

Dianshi Sanwen



固守着文学的孤独和寂寞，守护着心灵的宁静和祥和。
六年耕耘，六年收获。
又是一年飘雪时，梅香四溢原是苦寒来……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电视散文

(A)

王玉强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电视散文 A / 周星主编. —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 - 80146 - 886 - 8

I. 电… II. 周… III. 散文 - 通俗读物 IV. F270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0486 号

主 编 / 周 星

责任编辑 / 王玉强

电视散文 A

出版发行 /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(邮编)

网 址 / <http://book.gmw.cn>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 / 32

印 张 / 14

字 数 / 170 千字

版 次 /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80146 - 886 - 8/I·1959

定 价 / 22.80 元

目 录

阿 彩	(1)
阿鸽八斤	(3)
俺爹俺娘	(6)
白马湖	(8)
背 影	(11)
冰灯之光	(13)
不沉的船	(16)
不能误了娃儿们	(18)
残 荷	(20)
草色遥看	(21)
草山情思	(23)
长白山抒怀	(24)
长湖短梦	(27)
朝覲生命	(29)
朝 圣	(32)
迟 到	(34)
穿布鞋的故居	(37)
穿越卡拉其库	(39)
春	(43)
春雪和白玉兰	(45)
春夜听雨	(47)
匆 匆	(49)

❖ 电视散文 ❖

翠竹清音	(51)
大叠水瀑布	(53)
大芦苇	(55)
大桥 一九九八	(57)
大树下的春草	(59)
灯	(62)
笛 声	(64)
笛 缘	(68)
第十一位	(71)
丁香赋	(73)
东边我的美人西边黄河流	(75)
冬天的夜晚	(77)
读三峡	(79)
读 雪	(81)
对院的女孩	(83)
儿嫌母丑	(86)
二十四双布鞋	(89)
二月二,料豆喷喷香	(91)
方 井	(95)
放飞的心情	(97)
放飞心灵	(99)
飞越仇恨的天空	(101)
风景·湖	(105)
福海神韵	(106)
父 亲	(109)
父亲·儿子	(111)
父亲的背	(114)
父亲的漓江	(116)

感谢班长·····	(119)
高海拔地带·····	(121)
高原随想·····	(124)
高原之晨·····	(128)
歌行抚仙湖·····	(130)
归来的湖神·····	(132)
国徽的故事·····	(134)
过 河·····	(136)
哈纳斯之春夏·····	(139)
哈纳斯之冬·····	(142)
哈纳斯之秋·····	(144)
河床——《青藏高原的形体》·····	(145)
荷 醉·····	(149)
红 烛·····	(151)
红棉几度又春风·····	(153)
深圳写意(之一)——红树林·····	(155)
深圳写意(之二)——书 香·····	(156)
深圳写意(之三)——家 园·····	(168)
深圳写意(之四)——一座城市,一条路·····	(160)
洪 湖 情 ·····	(162)
胡 杨 祭 ·····	(164)
胡杨·古道·飞天梦·····	(167)
花海忘归·····	(171)
花落春仍在·····	(172)
怀念天水·····	(174)
浣花溪水草堂梦·····	(176)
荒原的眸子——摄影家王金·····	(179)
黄 河 渡 ·····	(181)

黄 河 谣	(182)
黄 纱 巾	(184)
黄山观瀑楼遐想	(186)
灰调高原	(187)
徽州往事	(190)
回 老 家	(194)
会“画画”的爷爷	(199)
魂系三棵树	(201)
火 蝴 蝶	(203)
极目兴凯湖	(205)
记忆中的一位少女	(207)
济南的印象	(211)
家 话	(214)
家 园	(216)
江南忆太平	(217)
江州烟雨《琵琶行》	(220)
节日的温馨	(223)
戒 指 祭	(226)
金 婚	(228)
井冈杜鹃红	(231)
九九女儿红	(234)
酒肆风雪夜	(236)
库姆塔格轶事	(239)
快与慢	(242)
昆仑采玉人	(244)
蓝色的平静	(246)
老 屋	(249)
老醋的故事	(251)

老师,节日好	(253)
老庄子·老情歌	(257)
庐山思绪	(259)
芦 花	(263)
鹭 村	(264)
虑	(266)
绿色的手	(268)
《China·瓷器·景德镇》之一——《绿云,从远处飘过》	(270)
《China·瓷器·景德镇》之二——《青花》	(275)
《China·瓷器·景德镇》之三——《五色土》	(279)
萝卜灯	(282)
落花生	(284)
妈妈的婚事	(286)
卖 书	(289)
盲女琴韵	(291)
美丽的约定	(293)
妹妹,永远的遗憾	(295)
门	(298)
梦里雪乡	(300)
梦中的哈那斯	(302)
命运敲门声	(304)
抹不去的记忆	(307)
默读父亲	(309)
母 亲	(311)
母 亲	(313)
母亲的照片	(316)
那棵葱郁的高山榕	(318)
楠溪江畅想	(320)

你在谁的伞下·····	(323)
宁静的港湾·····	(325)
女兵二十一·····	(327)
朋 友·····	(330)
婆·····	(332)
瀑布与石头·····	(336)
奇 迹·····	(338)
骑手的诞生·····	(340)
千岛言情·····	(342)
琴 音·····	(344)
群山之上·····	(346)
伞·····	(348)
沙 湖·····	(350)
山凹之月·····	(352)
山顶上的日子·····	(356)
山口的风·····	(359)
山色销魂·····	(361)
山水赣南·····	(363)
神农箫女·····	(365)
生 灵·····	(367)
生命之树洁白·····	(369)
生命纸箱·····	(371)
生日快乐·····	(373)
圣洁的背影·····	(376)
世纪之恋·····	(380)
守望壶口·····	(382)
问路世界屋脊·····	(384)
守望西部·····	(423)

阿 彩

杨立斌

阿龙走了。阿龙什么也没留下，只给阿彩留下了这把曾经视若生命的芦笙。饱经岁月风霜，芦笙依旧闪烁着当年的红烛光。多少年的风刀雪剑，依然载不走阿彩太真、太实、太沉、太痴的渴盼。哪怕天上飘过的一丝白云，山间刮过的一缕清风，山弯弯里偶尔绽放的一朵野花，都会牵动阿彩无穷无尽的情愫。

至今，阿彩仍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年的“赶坳”。阿龙的芦笙吹得比画眉鸟唱歌还要好听，阿彩一下子醉倒在甜美的笙歌里。笙歌驮着阿彩走出寨门，飞过了风雨桥，飘进了花烛夜色。那天“坐夜”的话好多，那天“坐夜”的油茶好香，那天“坐夜”吹过的风好甜好甜。芦笙时刻在阿彩的心中回响，抚摸芦笙，宛如擦拭刻骨的回忆和翻晒不变的爱恋。

日出日落，月缺月圆，阿彩自己也数不清多少次这样默默地、久久地、苦苦地、痴痴地守候着阿龙。芦笙是阿龙留下的缠绵的情话，芦笙上留有阿彩熟悉的汗渍、气息和体温，芦笙里吹的是阿龙的魂啊！

起风了，她会吧芦笙紧紧搂在怀里；下雪了，她会坐在火塘边轻轻地摩挲着芦笙；草绿了，她会抱着芦笙回到和阿龙对歌的山坳，浅唱低吟当年的歌谣；花开了，她会采来一枝枝白的梨花，一串串粉的桃花，一簇簇火样的映山红，装缀整架芦笙；过年了，她会在芦笙面前，堆齐平日里攒下的腌鱼、侗粑、油茶黑饭，筛满几杯苦酒，穿上阿龙最喜欢的侗裙，跳着阿龙最爱看的耶舞，

唱一曲阿龙最爱听的侗歌。阿龙仿佛就在身边听着她哭，听着她笑，听着她没完没了的喃喃絮语……。阿龙走了，阿龙真的远远地走了。

山峦变绿了，芦笙变旧了，侗寨变新了，阿彩变老了。她对寨子里的人说：“阿龙当年是跟着红军的队伍走的”。红军的队伍回来了，可阿龙留给阿彩的仍是离家时的背影和这把曾经至爱的芦笙。

阿鸽八斤

张宏珊

三十年来，我不知拆开过多少封信。可这一封信，却让我痛不欲生。这封信是她的姐姐阿鸽七斤写来的，信中说，她的妹妹阿鸽八斤乘坐的班车遇上了塌方！……阿鸽八斤，你就这样突然一下，永远地走了？

这座被摩梭人尊奉为“神山”的格姆山，屹立在永宁坝子的东北方，她就是格姆女神的化身。传说，格姆女神的相貌闭月羞花，心地慈悲善良。她和世代居住在泸沽湖的摩梭女人一样，沿袭着古老的生活方式——走婚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她便会骑着一匹白马，吹着一支竹笛，巡游在格山间，与她的情人幽会。

格姆女神温柔多情，泸沽湖便是她守望情人的相思之泪化成的，于是泸沽湖也被摩梭人称为“女神湖”、“女儿湖”。

那是一个至今仍旧让我无法分清是现实还是梦幻的清晨。那一刻，我惊呆了，我不知道站在眼前的这个女孩是否是真实的。潜意识中，我马上把她和格姆女神重合迭画在了一起。

悲伤笼罩着这个刚刚失去了亲人的摩梭家庭：阿妈、舅舅、阿姐。火塘熊熊地燃烧着，一切都没有改变，房间的角落里散发着阿鸽八斤留下的气息，我还能感觉到她的微笑。

我还是住在这间曾经与八斤有过无数次交谈的木楞房里。在这静谧的泸沽湖之夜，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着人死了以后还会有灵魂。我期盼在这漫漫的长夜里，八斤会再次来与我相会。

人生真的是一个“围城”，城市人把泸沽湖视为“人间仙境”，

而生活在大山里的阿鸽八斤却在憧憬着我居住的远方大城市的文明。八斤对于我生活的世界怀着非常的好奇，我居住的城市离她有多远？城里的人每天都在做些什么？……八斤把所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，渐渐地，我已经成为了她心目中那个“外来文明世界”的化身。

从那天清晨的相遇后，我才知道八斤便是我借宿的摩梭老乡家的女儿。八斤身上那种毫无雕琢的纯真，深深吸引着我这个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人。和她在一起的日子里，我总是觉得很自然、很舒服。随着在泸沽湖逗留日子的增加，感情在我们的不经意间，逐渐发生着变化。我们已经变得很在乎对方的每一个行为和每一个表情。

同样的夜色，同样的歌声，同样的舞步，恍惚间，我似乎又看到了阿鸽八斤的身影——我们彼此在人群里寻找着对方，仅仅是一个眼神，所有的快乐和幸福便会在她的脸上荡漾开来，而我的内心则会涌起一阵莫名的潮水。

那一晚，阿鸽八斤将在打跳的人群中挑选她的第一位阿夏。

八斤被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拉出了人群，据说，这个小伙子是全村摩梭姑娘心目中最好的阿夏。不知道小伙子和她说了些什么，只见小伙子满脸失望地又回到了打跳的队伍中。第一位阿夏对于摩梭姑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她将把自己最纯洁、最完美的感情交付给他，第一位阿夏或许就将成为她一生的情人。融融的篝火照亮了天空，热烈的舞曲引领着人们，踏上了将醉欲醉的狂欢之夜。

……

美丽的阿鸽八斤已经离我而去了，熟悉的舞曲中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。然而，这一切并不会改变摩梭人千百年来生活。湖水还是那么宁静，月亮还是那么皎洁，走婚者依然在月夜与他们的心上人幽会。

那是一个永生不能忘记的夜晚。尽管夜已经很深了，八斤还

是来到了我住的地方，我知道，这和我过两天就要离开泸沽湖有关。八斤对我说：她有一件最重要的东西要给我看。

我没有想到，八斤带我去的地方竟然是她的阿妈刚刚为她准备好的花房。摩梭女人的花房是神秘的，因为除了她们的“阿夏”，就连亲兄弟也不能随便进去。

八斤关上了门，转过身来，突然对我说，我要和你一起走！我楞住了！我不知该如何答复。整整一夜，我都在语无伦次地向她做着各种解释，我言不由衷地对她说：这是一件大事，请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回去想一想。

要是那天晚上，我答应带她走；要是我回到城里以后，立即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，阿鸽八斤，就不会离我而去。

哎！在某种程度上，是我害了她呀！看来我今生今世注定要生活在永无休止的自责和悔恨之中了。如果一切还可以再来一次，还可以吗？阿鸽八斤，我心中的女神啊！

虽然阿鸽八斤走了，但对于我来说，今后无论走到哪里，我心里都会有一块净土是属于她的。今生今世的缘分注定了我将要不断回到这里，这女神山就是她的化身。我将用我的心来证明阿鸽八斤那永无墓碑的爱情和生命。

女神湖的阳光仍旧温馨，格姆山依旧妩媚动人，在女神灵光的护佑下，摩梭人的生活依然充满着歌声和笑声，爱情和希望。

阿鸽八斤突然地来，又突然地走，像一道美丽的彩虹，虽然时间短暂，但足以使我的生命从此灿烂起来！

俺爹俺娘

焦 波

在鲁东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里，住着俺爹俺娘，他们在一起平平淡淡地生活了近 70 年。

爹娘成亲前谁也不认识谁，爹还记得成亲那年他还不满 16 岁，给娘掀开蒙头红布时才知道娘长得啥样，可新郎啥模样，娘连瞅都没敢瞅一眼。

爹娘这一对算命先生说的上等婚，婚后却顶牛了三年。三年中他俩不说话，有一回爹打了娘两巴掌，娘竟喝了一盏灯的煤油，幸好被家人发现救了过来。

三年后生了我大哥，爹娘的日子才逐渐平和。从我记事起便很少见爹娘吵架了，以后他们磨合得更好，到了老年竟形影不离。对爹的“旨意”娘言听计从，尽管有时不情愿。男在前，女在后，爹在任何时候都是唱“主角”。

娘从六岁起就缠脚，爹为她修剪了几十年的脚指甲。这架纺车是当木匠的爹结婚那年为娘做的，娘用它纺了一辈子的线。夫妻通腿而眠是齐鲁山区农民的习俗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爹娘都保持着这一习惯。

天一亮就忙忙活活，爹娘就这样忙活了一辈子。娘嫌脱粒机打的麦子不干净，还要用簸箕簸一遍。爹 60 岁还进城打工，80 岁照样锛木头，养家糊口。邻居家有什么喜事，总少不了娘去帮忙。谁求助于爹，爹总是不辞辛劳的尽力而为。

爹读过几年私塾，对学问的追求和期望很高，所以只要我们

上学，家里再苦再穷都全力支持。临到我毕业参加工作时，家里没有一毛钱，但爹还是一口气给我置办了自行车、手表、短大衣等一整套上班的行头。直到 20 多年后我才知道，那是爹做了一辈子木匠活儿攒下的一副寿材换来的。

1994 年，我给爹娘拍的一组照片得了首届国际民俗摄影大赛的最高奖，我高兴地赶加回家给爹娘报喜，爹娘当然欢喜无比，连说“不孬！不孬！”，可爹娘不问我奖金的事，我实在憋不住就只好提醒爹“你猜奖金有多少？”爹猜不出，我告诉爹“六万六啊！”，可爹没有我想象中的激动，虽然他一辈子没见过，也没挣过，更没花过这么多钱！爹只是笑着说：“什么钱不钱的，咱要的是那个名誉。”

12 月 1 日，是俺爹俺娘结婚整整 68 年，俺想送给爹娘一份特别的礼物，办个《俺爹俺娘》摄影展，还要让爹娘亲自为影展剪彩。娘不明白“影展”是怎么回事，就理解为请她进城开会，所以她逢人问起就自豪地回答说是进城开会。影展开幕前的晚上，爹娘在旅馆里用纸模拟剪彩，听说明天要剪断的是红绸子，娘很可惜地说：“那多瞎呀！”

影展从开始到结束，爹娘在小旅馆里哪儿都不去，城市里的繁华热闹引诱不住他们。爹说就是来给我剪彩的，“给儿子剪了彩，我这一生就完成任务了！”

这是爹娘的近照，爹 84 岁，娘 86 岁。住的还是那间土坯老房，吃的还是自家种的五谷杂粮，爹娘依旧在那个小山村里平平淡淡的生活着。

我这一生欠爹娘的太多，和天下所有受恩于父母的子女一样！

白 马 湖

朱自清

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，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，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，正是温风飘潇的春日。

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驿亭站，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。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，管保一百个人一百个人不知道，但那却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这名字先就是一个不坏的名字。

据说从前有个姓周的，骑白马入湖仙去，所以有这个名字。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不坏的故事，假使你乐意搜集，或也可编成一本小书，交北新书局印去。

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，如你所想到的，这是曲曲折折、大大小小、许多湖的总名。湖水清极了，如你所能想到的，一点儿不含糊，像镜子。

沿铁路的水，再没有比这里清的，这是公论。遇到早年的夏季，别处湖里都长了草，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。

白马湖最大的，也是最好的一个，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。那个湖不算小，但湖口让两面的山包抄住了，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，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。湖的尽里头，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村落，叫做西徐岙，因为姓徐的多。

这村落与外面是不相通的，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。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，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，筑起一道煤屑路，直通到驿亭车站。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，蜿蜒曲折的。路上虽常不见人，走起来却不见寂寞。尤其在微雨的春天，一个